



耶穌的吩咐



253140

62点

書叢社報週學文

耶穌的吩咐

汪靜之著



開明書店

RW 678/08



FUDAN

JPZ0000076034D 復旦圖書館

自序

幼年時在私塾裡讀過好幾篇關於烈女的傳記，有許多是令人神驚魄動，胆戰肉躍的佳作，覺得古時這些烈女都是了不得的人中豪，都是非凡的人中傑，就對她們肅然生敬，崇拜到五體投地。後來方知古人不得專美於前，我們現在的烈女不但比之古人而無愧，即比之最古的原人亦無愧。我們鄉間的烈女節女有吊死的，有捧着木主和鬼魂結婚的，有餓死的種種，雖然餓死是被鎖在房裡強迫餓死的，被鎖的烈女餓得大哭大叫，求人家救命，男子都守着房門不許人進去，怕婦女們聽了烈女的哭聲軟了心要偷偷地送飯給烈女吃。但不管她怎樣餓死，其餓死則一也，所以終歸是可敬的。而對於那些成就了這樣的美事的守着

屏門的男子，我也非常佩服。

但是，我們鄉間雖有許多節烈之女替我們增光，而使我鄉出醜的事也不少，所幸護衛禮教的道德家比做醜事的人更多：如姦夫淫婦被捉，便有許多道德家去砍他們的頭，寡婦有了私生子，便有許多道德家去逼她上吊，處女懷了胎，便有許多道德家去勸她投水，又如有一次一個寡婦再嫁，便有許多道德家去攔她的路，打破她的轎，把她趕回家，雖然後來這些道德家每人分了兩三塊錢，終於讓寡婦嫁去了，但他們終是替禮教出力的。有這許多道德家，當然是我鄉最大的光榮。

後來我到杭州，一次從杭州到普陀去，在船中看見紹興的河道的兩旁密密地排滿了婦女的牌坊，我對着這些牌坊正襟危坐，心中且喜且愧，喜的是節女烈女不但不不是不世出，簡直是年年出，日日出；愧的是我鄉節烈牌坊還沒有這樣多。

去年，我在北京時，看見章錫琛、周建人兩位離經叛道之徒，有極端破壞性道德之舉，我乃拍案大罵，以爲二人者敗壞風化之罪魁也。（他們兩人向來有文章，出我都看的，但每次看了都搖頭，爲禮教前途歎息。）恰好這時有某大學教授出來大肆攻擊，取消章周二位道德的化外之民的國籍，這大教授的高論真得我心，真有功人心世道，使我這時憂世的尊崇道德的人得了不少慰安。我想中國究竟是禮義之邦，世風還很古，而且再古下去，實在要比古時更古了。你想，首都的首大學裡有這樣一位證衛道德的大教授，由這大道德家的教授教出許多小道德家的學生，輾轉教下去，將來所有的徒子徒孫，便都是道德家。如此，中國世風何患不日上中國道德禮教何患不蓋世？

如下：
章周二位道德叛徒又以民國日報上的新聞爲口實，該新聞原文

『九江日前江水急流中，突由上流漂來一方木板，上面有人。義渡局急救救生船上前撈救，近視之，則板上仰臥一活着的少年婦人。上半截裸體，下截僅穿一單袴，手足被人用鐵條釘住，不能伸縮。兩腿中間放一男子之頭，鮮血模糊，並樹一木標，上書「救者男盜女娼」字樣。救生船見其情形奇怪，遂置不理……將船駛回，而以所見情形轉告於人。衆謂此必姦殺案，但也應撈起，以告官廳，從嚴根究。後以該木板順流而下，救之不及，不知到底流於何處。』（十三年八月七日民國日報）

不知這種現象正由道德不修禮教不講所致，若使全國男女老幼都成爲男道德家，女道德家，老道德家，幼道德家，白頭髮的道德家，睡搖籃的道德家，則姦淫的事自然要絕迹了。民國日報上這件新聞，我指指一算便算出他的始末，既然算了出來便把他寫下來佈告天下。我寫這

篇耶穌的吩咐有三個原因：

一 這是一件維持風化護衛道德的盛舉，參與這盛舉的都是道德家，我把他們傳下來，使國人恭維他們，讚美他們，頌揚他們，模仿他們多做些這樣可泣可歌的盛舉。

二 警戒天下男女不要學這一對男女的樣子，須知不守着道德禮教的人是不得善終的。

三 耶穌說沒有罪的人可以拿石頭打淫婦，我是提倡道德的人，當然沒有罪，當然有打淫婦的資格，無奈淫婦的屍首已經入海了，（假使從海裡撈起來，我也要把她鞭屍三千，我們講道德的人是不寬容淫婦的）所以我只得把這篇小說當作一塊石頭把姦夫淫婦痛打一頓。

中國人向來以爲只有忠臣孝子大道德家做的東西才是好的，沒有殉過難割過股的人做的東西定沒有價值，我既不敢高攀忠臣孝子

大道德家（做小道德家總可以及格了罷）又沒有割過股，殉難當然不必說了，我並不會有過借屍還魂的事，若殉過難那里還有今日執筆的五指？但我這篇東西的使命是要警世，是要勸人爲善，是要提倡道德禮教，望諸君把他當做感應篇陰騭文讀，幸勿辜負我一片苦口婆心！

——一九二六，五，七，序於上海。

去年做這篇小說的時候，是用嚴肅沉痛的態度，憐憫憎恨的態度去描寫的，現在却做了這麼一篇遊戲的序，但既寫下來也懶得重做了。

序 後

語絲八十六期有一則通信，說莽原上所引民國日報的九江的新聞是抄襲清人的筆記；而我這篇小說是由這個新聞而起意的，所憑藉的既不可靠，豈不是無中生有麼？其實不然，我只取了這個新聞的江面上的情形，其餘的大都另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

世上只有信史，小說的信與否本不成問題，但恐怕有人要說我表現的時代不正確，誤前朝的事作今代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這篇東西的支節雖屬意造，但她的綱要是根據六年前的一件事實，是有幾分『信』的。我這樣聲明是想人家說這是一篇『信』小說麼？不想，一點也不想。

再者，民國日報的新聞到底是不是抄襲也還是一個問題，你沒有到九江去實地調查過，所舉清人筆記只是一個消極的證據。這種事古時有過千萬次，難道現在便不再重演千萬次？曉得要再過幾千年才能不重演呢？

——一九二六，七，二三。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樣呢？』……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第八章，三，四，五，七節。

近來餘慶到姜村去得更殷勤了。從魏莊到姜村有四里路，餘慶吃了夜飯就到姜村去，第二天東方發白的時候回魏莊和他哥哥去種田。從前是三天或五天去一次，近兩月來，是每夜去了。這條路他已走了兩年半，他在黑夜裏閉着眼睛也能走，你要問他從魏莊到姜村有多少石版他也回答得出。

餘慶這樣殷勤地到姜村去乃是去赴他的密約，他爲了這甜蜜的會合情願走來往八里的路程，有時下雨也要戴了箬笠冒雨去，從來沒有失過一次約。你若看見過那個少婦，你便知道餘慶的癡情與辛苦都是值得的，一點也不白花。那少婦名叫素娥，身材修短合度，眼睛水汪汪

地很流動口角邊兩個圓圓的鬢兒，這些且不管他，最要緊的是年紀輕輕，只有二十二歲。伊雖不是絕代佳人，無雙美女，但餘慶所到過的這三十里周圍的每個村莊裏，却沒有看見過比素娥更美的。

素娥的丈夫姜慕尚，爲人溫厚樸實，極有禮貌，說話的聲音也很低，從不和人家高聲叫罵。他在N鎮一個布店裏做生意，N鎮離姜村有三百里路，他每年只回家住一個月。他的妻子和餘慶的關係人家早已知道了，可是他直到結婚後半年才得知。他聞知此事，心裏很難過，他這個素常不發火的人也憤怒了；但他是一等忠厚老實，又怕壞了名聲，所以他總是隱忍着。而且餘慶是一個聞名一鄉的好漢，筋強骨健，血氣正壯旺，懂得一手好拳術，曾經打敗兩個拳教師，他身上又時刻帶着尖刀，左近這些村莊裏那一個不怕他呢？

慕尚無法可想，非常氣惱煩悶。他最怕聽見烏龜這兩個字，這兩個

字使他痛苦極了，好像杵一樣搗他的心。他恨孔夫子造了這兩個惡毒的字，更恨世界上不該有烏龜這樣東西。他爲因恨烏龜連帶也恨繁，他就連繁也不吃了。他有一次聽着他的姪兒在家裏溫讀論語大聲地讀着『歸歟，歸歟』他雖然幼時也讀過這部書，知道這個『歸』不是那個『龜』，但這個字的聲音總使他討厭，甚至使他覺得孔夫子也在嘲笑他。

後來慕尙發明了一件工作，想要研究世上做烏龜的究竟多不多，他希望最好天下的人個個都是烏龜，但他研究的結果很失望，世上做丈夫的人很多是有貞節的妻子的。但他讀過三國演義與水滸，那宋江的妻子不是不規矩麼？呂布的妻子不是董卓那裏弄來的麼？宋江呂布這樣大英雄尚且如此，……他想到這一層，覺得很安慰，然而一轉念又不對，路旁邊不是有許多節婦烈婦的牌坊麼？這不是世上有許多貞節的女人的憑據麼？做那種女人的丈夫才真有福氣呵！他想來想去，無論

怎樣不能排解他的氣悶與痛苦

近來餘慶夜夜在慕尚家裏，和素娥兩人簡直和正式夫妻一樣，慕尚還沒有曉得，因為他在N鎮將近一年沒有回家了。姜村魏莊一帶却把消息傳得很廣了，大家聚會着閒談時總要談及此事，比人家談論報紙上專電欄裏的國家時事熱心得多。老年人談及此事，總是切齒地痛罵這一對姦夫淫婦；少年人談起來雖然也罵着，但那一種罵和老年人的罵大不同，那種罵裏面隱着有羨妬的意味，又隱着自己沒有捷足先得而被別人得去了的不得志的意味。即如前幾天姜村有一羣人晚飯後在村口頭的橋上乘涼，談到這件風流事的時候，鬍鬚帶點花白的承祖公公便說：

『如今的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年輕的時候這種事實在不見，便是長毛反的時候，天下亂的時候也很少有苟且的事。餘慶那東

西還了得！害了多少良家婦女，敗壞風俗！其實現在的婦女也壞了！如今的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唉……」

他說的時候手摸着鬍鬚，眼睛裏射出一種正義的光，好像要把餘慶放在地下踏幾腳才甘休。同時坐在一塊的醉經老秀才（他是一個道德家考古家，他不喝酒，但他和酒鬼一樣爛醉，醉得天昏地黑，他是醉在經書裏的，他常說讀書人應當把經書當做酒一樣喝）他也連聲嘆氣。

另外兩個青年的話便不同了：

『餘慶這狗頭真可惡！一個壯年人這樣說。』

『可是他的狗福氣倒不壞！』另外一個應和着。

『別村裏的花採兩枝且不管他，最該死的是把我們村裏最好的
一枝花採去了。』

『真可惜我們真丟臉！』

『我們應該邀十幾個後生把他打個臭死，以後不許他再到我們姜村來。』

『捉姦是要親夫來捉的。而且我們便是邀了許多人把他打輸了，將來一個人碰着他的時候，怕不要把性命送在他手裏！』

這些少年人是這樣恨餘慶，他們各人心裏都想把餘慶趕出姜村，自己再去做候補，去奪這個羨慕已久的好位子。

2

餘慶和素娥認識之先本和美玉要好，後來他對於美玉有些厭倦了，而美玉對他的熱情也已冷下去，所以他倆便不常往來了。正在這時

候餘慶遇着素娥，素娥又比美玉標緻得多，因此餘慶便愛上了素娥。

那是三四月裏茶忙的時候，素娥家雇了三四十個婦人女子在筆架山採茶，又雇了兩個男工挑茶葉。那塊山地很大，斜斜地舖在山腰裏，那些茶葉要採四天才能完工。餘慶和素娥的父親和另外一個男工三人交互挑茶回家，從茶地到素娥家中有十二里路。餘慶每挑一擔茶到村裏再上山來時，女工們採的茶還不到一擔，他趁這時候也混進女工裏去忙幫採些時候。他替這個採一些，又替那個採一些，伊們採茶有二十文錢一斤的工錢，他若替伊們採得半斤，伊們便可多得十文錢。伊們都歡喜他。

素娥也在那里採茶，伊父親一樣有兩個銅子一斤的工錢給伊。餘慶東採一把，西採一把，採到素娥那里，他便坐下替伊採。他一邊採的時候一邊偷看伊，他從前和伊遇見過一兩次，但沒有今天這樣注意地對

伊看過伊曉得他在看伊，覺得不好意思，臉上便羞紅起來了。伊正是十八歲，又不常上山下田，和別的農家女不同，皮膚很白而且細嫩，臉兒鵝蛋形的，頭髮烏鴉一般黑，一雙腳纏得小小的。餘慶看了非常心動，他想這樣的姑娘是沒處找了。餘慶是二十三歲，身體很結實強壯，皮膚差不多和櫻一樣黑，前額很大，眼睛有點凹進去，但品貌總算端正。伊看了並沒有想什麼，只覺得喜歡他來和伊坐在一塊。

餘慶一邊採，一邊說些下流社會常用來調戲女子的閒話，伊聽了只是低着臉笑，有時笑裏面夾着一兩聲罵。這種罵聲裏無論你心理學家怎樣分析，找不出有一絲惡意，這罵只是表示伊對於這種調戲的話是很感興趣的。餘慶越說越起勁，覺得很暢快，便想唱唱山歌。

『我唱支山歌給你聽聽罷。』他對素娥說。

『誰要聽你的！』素娥含笑向他。伊其實並不拒絕他，伊心裏却在

說：『歡迎你唱！』餘慶懂得這個意思，便唱了起來：

『日頭落了黑了天，

秧老根深上了癩，

竹竿出頭節節老，

人有幾個二十三？』

他唱了望着伊說：

『這支歌的意思你懂不懂？我來做你的先生罷。他說日頭一落天便黑了，秧一老便不好看了，竹竿一出頭便老了，人也一樣，一過了二十三歲，不多年便要老了。意思是說一個人要年輕的時候快活快活，老了便不能快活了。我今年恰好是二十三歲，你還是十八歲姑娘，你曉不曉得二十三歲是我們男子漢最好的時候，十八歲是你們女人家最好的時候？』

他說的時候伊總是埋頭藏着臉，抿着嘴笑，等他說完了才說：『多謝你教我，什麼十八歲，二十三歲，儘够了，我不要再聽了。』

『好，我再唱一支好的罷：』

『山歌不唱枉學多，』

鋼刀不使枉砥磨，

銅鑼不打上綠鏞，

銀簪不戴上綠雀，

小乖姐無郎不歡樂？』

他從別的少年人那裏學得很多調戲公式，他又很有經驗，他曉得怎樣去撥動處女的澄靜的心，使牠起波瀾。他唱完了又接着說：

『我這個先生是不要學金的，你不要我教我，我還是要教，我一肚皮的學問不教教人是很癢的。這支歌和才唱的一支差不多意思，也是說

一個人要歡樂的，他說山歌不唱是冤枉學他，鋼刀不用是冤枉磨他，比方一個人不歡樂是冤枉活在世上。他說「銅鑼不打上綠鏤，銀簪不戴上綠雀，」好比一個人不歡樂便要老了。「小乖姐無郎不歡樂，」這個是很明白的，你們姑娘家沒有男子漢怎麼能够歡樂呢？還有什麼歡樂呢？喂，素娥！我問你，你養了有漢子麼？」

伊起先不住地格格地笑着，聽到最後一句，不覺羞紅滿面，便裝出一副正經面孔對他說：

『你這小鬼，專門說這些鬼話，爛舌頭的！』

伊的面容雖然裝得嚴正，可是先前那些笑意並未完全取消，仍舊藏在每一個毛孔裏，藏在很薄的皮膚底下的血管裏，藏在眼角兒裏，藏在口角邊的靨兒裏。

餘慶很得意地說：

了。」

『你罵我爛舌頭，我便真的爛了舌頭，也要唱，我再唱一支便不唱了。』

伊沒有理睬他。

『眼望乖姐站門旁，
手上戒指排成行；

俺問「戒指誰打的？」

「一個戒指一個郎，

屋裏還有兩皮箱。」

唱好了，不再唱了。素娥！你告訴我你屋裏有幾皮箱戒指？等我發財的時候也打一個金戒指送你好不好？我現在還買不起哩，請你千萬要等着我。」

『討厭的餘慶，不得好死的促狹鬼！這樣油嘴滑舌，我不好罵你的！』

伊說着挽了茶籃，端了只有一隻尖脚的丁字形的茶凳走了，到另一株離開兩丈路的茶樹邊坐下，又採起來，臉上依然含着笑。餘慶也拿了茶籃茶凳跟去，把尖脚的茶凳插在泥土裏，和伊靠近。伊眼睛不望着他說道：

『涎皮賴臉的，不要連着我，也不要替我採，你的鬼話我聽够了。』
接着伊又添了一句：

『放規矩一點！』

『是的，再不說了。』

他們兩人仍舊一塊採着，他仍舊時時要說些調笑的話。他們把茶樹一枝一桠地攀下來採，他和伊一齊攀桠枝的時候，常常去摸一摸伊的手，採完了一根桠枝要把牠壓在脚下的時候，使用脚去碰一碰伊的脚。弄得伊很難爲情，有時不做聲，有時輕輕地說聲『小鬼』或『促狹鬼』。

但伊心裏實在感着非常的滿足。

天黑了，大家睡在蒼地旁邊的很大的草舍裏。草舍裏鋪了許多乾草，女工們豬似地擠在一堆，幾個人蓋一條棉被。男工住在這裏的只有餘慶一人，他睡在草舍門口的右邊，用了幾個籃和女工們隔着。餘慶這夜故意不睡着，他臥着不動等大家睡去。

女工們一天辛苦，不多時都入睡了，鼾聲很多。餘慶輕輕地爬起，一步一步地探到草舍門口的左邊素娥那裏去。伊這一夜心裏不安寧，說不出地煩悶，又說不出地舒服，想這想那地，還未睡去。伊聽見他走起，看見他走過來。他到伊跟前躺下身來摸伊的臉，又執着伊的手拖伊起身，口裏一點不作聲。伊好像站在深淵上的獨木橋上，進退兩難，伊很想被他拖起和他同去，但又非常懼怕，好像後面有一個鐵勾勾着伊不許伊去。躊躇了一番，伊終敵不過他的甜蜜的誘惑的力，便壯起胆子起身了。

他携着伊的手，兩人幽手幽脚地很快地走去。伊心裏異樣地恐怖，有如犯了什麼大罪已經判決死刑，正向着殺頭場走去；但同時又異樣興奮，驚喜，有如無意間掘得了一個金窖，正彎下身去捧那燦爛奪目的金錠。

他們走到茶地中間的一棵大茶樹旁邊站着了，他用懇求的口氣對伊說：『答應我！』伊沒有作聲，只是低着頭。他發狂似地用力抱着伊，吻了幾吻，便用手去解伊的袴帶。伊出乎本能地推了他一推，接着便一點也不動，聽他要怎麼樣便怎麼樣。

天空中的潔白的月亮含着微笑向下面望着，對過的糢糊的烏黑的山頭顯出很凝靜的樣子，一團團的茶樹很安定似乎很有睡意，大氣好像封閉了幾千年的古井裏的水，一毫也不振動，全個夜空裏沒有一點聲音，沉寂得怕人：這些都不來驚動這一對，並且做了這一對的證人。

筆架山採茶回家以後，餘慶便託人到米家村素娥家去說媒。素娥的父親一口回絕了，媒人走出後，他吸着旱烟說：

『我們雖然也是種田人家，也不想高攀什麼富貴的大戶人家，但總要門戶相當，有幾十畝田種，才好把女兒許給他。像餘慶那樣的窮光蛋，種幾畝別人家的田，那怎麼行呢？』

但素娥的母親却說：

『這孩子人品倒不錯，很能幹，又很誠懇，身體結實，又做得，又肯做。媒人說他自己也有十幾畝田哩。我改日到魏莊姊姊家去打聽打聽看，順便去看看他家的房子。』

過了兩日，素娥的母親一早便到魏莊姊姊家去，從伊姊姊那里打聽出來，餘慶和他哥哥一共只有八畝田，分了家便只有四畝，而且長子說不定還要多分一畝。伊也和姊姊去看過餘慶家的房子，房子也很不好，只是一個小平房，牆是黃泥土築的，也沒有塗上一層白石灰。門口地上牛糞豬糞也不掃一掃。門前又有一個爛泥的臭水潭，有兩個豬滾在潭裏，潭旁邊靠牆堆積着三尺高的一堆牛糞。餘慶住的房子便終日擺在這臭氣薰人的地方。

餘慶是失望了。前幾天在筆架山採茶的時候，素娥曾告訴他怎樣到伊樓上的房裏去。他吃了夜飯便到米家村去，從魏莊到米家村只有一里多路。田野裏夜間行人很稀少，但田雞、蚯蚓叫得異常熱鬧，當他很重的脚步踏着的時候，路兩旁田裏的叫聲暫時停止，等他一走過又叫了起來。他走過田野，走到一座石橋，叫做米家橋，一過橋那邊的村莊便

是米家村。他看時候還早，便在石橋上坐下，等更深人靜再去。

他獨自坐在橋上聽着潺湲的流水聲，看着天上一弓瘦月，覺得非常心焦，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不安。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站起來就向村裏走去。他走到村邊上的一個桑樹園，從桑樹園裏走進去，便是素娥家的屋後的牆腳下。靠牆腳有一個小平房，是做牛欄，豬欄，柴房的，有一株桑樹靠平房長着。他爬上桑樹，跨上平房的屋瓦上，手扶着樓房的牆，沿牆走兩步便是一個窗子，窗子裏有燈光亮着。他探頭向窗子裏窺望，素娥正坐在窗前縫衣服。伊驚惶地抬頭一看，見是他，喜出望外。他從窗口鑽進去，伊扶他坐下，馬上便輕輕地把房門門好。他把伊抱來坐在他的腿上，低低地和伊說：

『你爹媽嫌我窮，不肯把你許給我，你曉得麼？』

『我知道的，怎麼好呢？』

『這是沒有法想的，我又不能去搶劫錢財，又不能偷竊錢財。窮是注定的命，怎麼能够一下變得有錢呢？』

伊覺得他的話有理，伊又想不出別的法子，便抱着他的頭頸把頭枕在他肩上哭起來了。怕給樓下人聽見不敢哭響，只是抽抽噎噎地嗚咽，但眼淚流得不止。伊哭着他也滴下淚來了，過了半點鐘還是他用言語來安慰伊，告訴伊說將來總可以設法，伊才止了眼淚。

這一夜他倆十分溫存甜蜜。第二天雞叫的時候，伊便催他起身，他却依衾戀枕地不肯走起。他恨極了雞叫的聲音，雞聲對於他像上課鈴對於小學生一樣，他想把天下的雞都殺完，免得牠來催促太陽起身。等到雞叫三遍，還過了一忽，他才從窗口爬出去。這時天上還有些稀稀疎疎的晨星，東方還是微微的灰白色，路上露水很多。

他這樣夜裏來也是披着天星戴着月亮，早上回去也是披着天星

戴着月亮，有時天天來，有時隔幾天來一次，他們很謹慎地祕密着，過了兩月並沒有人發覺。但是有一天晚上伊對他說：

『我近日來常常頭痛，又要嘔吐。』

『恐怕是懷了胎吧。』他以爲這是意中事並不驚奇。

『我也這樣疑慮，但不知確實不確實。闖了這樣的大禍，把我急殺了！』

『不要緊，我懂得這打胎的藥方，明天去買一副來給你吃便是了。』

第二天夜哩，他買了一副藥帶去，天上也沒有星也沒有月，完全是黑暗的，什麼都看不見，但他並不打燈籠，這條路他是走得很熟的。走到半路上天雷隆隆地響起來，閃電閃閃地飛起來，到石橋頭暴雨下來了，他便放開脚步快跑。他的衣裳已打濕了，又失脚在爛泥田裏蹣跚了一腳。

房裏燈光已熄，素娥已經睡了。他站在床前，掀開帳子摸素娥的臉。
『那個？』

幸而這聲音不很響，他聽得出是素娥的姊姊素蘭的聲音。他急忙用手緊緊掩住素蘭的口，一邊忙低低地說道：

『素蘭，我是餘慶。央求你千萬不要喊出來。』

素蘭用力推他的手，掙扎着，像要喊叫的樣子。他心裏暗道：『這匹貨也很要得，』他就打定主意，索性一箭貫雙鵝。

『素蘭，你真正標緻得很，你把我想煞了！』

伊心裏想：『他確是很可愛的。』但一邊還在掙扎着。

『素蘭，不瞞你說，我和你妹妹早就相好了，但我更想你，求你聽我的話，我是真心真意地愛你。』

他說着的時候同時用另外一隻手去摸伊的胸部。伊這時不掙扎

了，兩隻手也放下了，很安靜地一點不動，像是默認他的要求了。他便爬上床去。這時伊一半好意一半怨意地說道：

『身上這麼濕漉漉的！』

這天素娥的姊姊回娘家來，夜裏和素娥同床睡，妹妹睡在裏床，姊姊睡在外床。素娥提心吊胆地着急，想等姊姊睡着再偷起身在窗口等着，好打發餘慶回去。不料他這麼早來了，他走進來時伊駭得不曉得如何是好，說又不好說得，當伊姊姊問『那個』的時候，更把伊急得要命。現在這麼一來伊才放下心，側睡在裏床一點不作聲，心裏覺得十分羞愧。素蘭本當在娘家住一夜便要回夫家去，但因為餘慶接着還要來，伊便在娘家拖延了兩三天，直到伊丈夫趕來催伊，說是家裏事體忙，叫伊快回去，伊才離了娘家。以後伊便常常借故回娘家來。

餘慶的叔母，是一個老寡婦，伊二十五歲的時候便死了丈夫，伊對着本家的人們說立志要替丈夫守節。但伊從二十五歲至四十歲這十五年裏已換過七個漢子了。伊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已經十七歲了，那小屋子裏只伊們母女兩人住着。那時餘慶只有十五歲，他的叔母比他年長二十五歲。

餘慶家住在村頭，他的叔母住在村尾。有一天晚快邊他到叔母家中去玩，叔母忽然待他殷勤起來，從來沒有過的。他坐了一坐便要回去，他叔母却很客氣地硬要他吃夜飯，他只得答應了下來。

那老寡婦人家叫伊老妖精，身體很肥壯，腮與頸項之間凸起兩塊

肥肉，顴骨很高，眉毛很濃，一雙騷眼是從戲台上花旦那里學來的，笑的時候眼角邊有好多皺紋，露出的牙齒和黃蜂的背脊一樣黃。頭髮烏油油地好像漆過的一般，假使把頭髮裏的菜油擰下來，可以炒一盤菜。臉上粉擦得白浮浮地和粉牆差不多，假使把那些粉刮下來，可以做一個饅頭。伊雖已經四十歲，但還沒有乾枯，血氣的旺盛還不減於壯年人。

叔母和伊的女兒很勤快地做了夜飯，端出來是一碗魚，一碗豆腐，一碗扁豆，一碗豬肉。又有魚，又有肉，實在是豐美之至的晚餐。吃過飯，叔母斟了一碗茶給姪兒，又抓了兩把炒蠶豆，一包酥糖給他吃。叔母款待他這樣好，他實在莫明其妙，只覺得『叔母真好！』

他坐在桌的右邊，叔母坐在桌的左邊，叔母很愉快喜悅，專門和他攀談，問他這幾天稻田乾了沒有，水分足不足，問他這幾天在何處牧牛，牛肚吃飽沒有，又問他何處的牛草頂肥，一天刮多少草背回家，……七

七七八八地問個不了。問到牛的身上，他很得意地告訴伊，他的牛今天和阿三的牛鬥了一場。是他的牛戰勝了。他又說他的牛前天雖被阿貓的牛鬥輸了，但那不是他的牛氣力小，是他的牛站的地位不好。他又說他的牛走得慢的時候，他能站在牛背上唱戲。

這時候外面下雨了，他站起來要回去，但叔母要留他再坐坐，伊又說了些梁山伯與祝英台白蛇與許仙之類的故事給他聽。到後來夜已深了，他又站起說：

『嬌娘有雨傘借一把我，我要回去了。』

『雨傘沒有，你去不要被雨打出毛病來。』叔母用了很擔心的聲調這麼說。

『不要緊。』

『已經很遲了，路又遠，明天一早就罷。』

『我要去』

『你嬸娘是上了年紀的老太婆，你是十幾歲的小孩子，便和我睡一夜去有什麼？再不，你便在東邊廂房裏睡，那里有個空床鋪。』

叔母說這些話的時候，笑嬉嬉地滿臉含着春意，差不多變成一個年輕的婦人了。

『不回去哥哥要罵的。』

『在自己親嬸娘家裏罵什麼？』伊還固執着硬要留他。

『我怕他打。』

他說着便走出去了，伊很失望地望着他去。當他跨出門口已經在雨地裏走了兩三步的時候，伊知道無論如何不能挽回了，便忙叫道：

『哦！我想起來了，有一把雨傘，來那去罷。』

他走了回來，伊到房裏拿了雨傘給他，對他說：

『明天要拿來還哩。』

第二天餘慶牧牛回家吃了夜飯，拿了雨傘到叔母家去。天色已經黑了，叔母家還未點燈。

『嬌娘！』他站在堂前叫了一聲。

『餘慶，在這裡，推開房門進來罷。』

餘慶聽見叔母在房裏這樣答應，便推開房門進去。房裏也是黑洞洞地沒有點燈，看不見什麼。

『嬌娘在那裡？』

『就在這裡。』

他聽見有水滴在盆裏和盆裏的水振蕩着的聲音。

『嬌娘在做什麼？』

『我在——』

只說了半句的時候，廚房裏的燈亮起來了，燈光遠遠地穿過廚房門穿過房門射到房裏來，他便看見叔母的赤裸裸的肥胖的身軀剛從洗澡盆裏站起來。他和處女一樣地覺得很難爲情，即刻便回身向外走，急得那老寡婦馬上把他一把拖住，並且極迅速地把房門門上……

從此以後，餘慶很愛到叔母家裏去了，每去一回袋裏便有兩包酥糖帶來。他常常吃了夜飯便急着到叔母家裏去，他很喜歡吃那兩包很甜的酥糖。

三個月之後叔母和伊的女兒兩人共同接了一個新主顧，始而冷淡餘慶，繼而討厭他，最後便拒絕他了。而那兩包很甜的酥糖他便永遠沒有得吃了。

他並沒有另外去找有酥糖的地方，他從此便很出力地幫忙他哥哥做種田砍柴種種工作，勤勤懇懇地，正正經經地，一點不懶惰。一直到

七年後的一個初夏，有一天他到山上去拔筍，那座山上野筍很多，有金竹筍，水竹筍，麥壳筍。他從山路旁邊向山上樹叢裏鑽進去，裏面各種樹木與野竹野草生得十分稠密，又常有荆棘攔在空中，砍剩的削尖的竹腳豎在地上，很不容易行走。頭上竹枝與樹枝結成一塊，低低地壓着，有時甚至要彎着腰，不能抬起頭來。有許多地方竹枝樹枝縱橫交錯，簡直織得沒有一個銅錢眼那麼大的空隙，太陽的光綫漏不下一根來，而地下又鋪着很厚的一層樹葉竹葉，很是鬆軟。

他在斜斜的山坡上東拔一根西拔一根地拔去，背着布袋已裝了很多的筍了，頂小的不過指頭般粗，大的和甘蔗差不多。他走到一個山澗的時候，看見山澗的那邊的林隙裏露出一張女子的臉，那張臉可說是倒置的埃及金字塔，也可說是倒寫的A字（V），而說是三角形則更適當，兩隻顴角，一隻下巴角。面色枯黃，兩腮削瘦無肉，嘴極尖小，真是

舊小說上說的櫻桃嘴面上有許多塵垢，又有兩條汗水流出來的灰黑的痕迹。他一見便知這是同姓的族姊美玉，他便不知不覺地跨過山澗到那邊林子裏去。

『餘慶，你也在這裏拔筍麼？』

『是的。你拔了多少了？』

『我還只拔了半袋哩。』

『那麼我送你一點吧；』他抓了有二十根筍放入伊的袋裏。

『謝謝你，我要坐下歇歇了。』

伊把袋放下坐在積葉上，他便也和伊對面坐着。他們倆說着閒話，說些去年筍怎樣多，今年年成怎樣不好的話。說話的時候伊常用笑眼望他，這笑眼引起了他的獸性的火。他便跳起像猛獸一樣向伊衝去，伊一點不拒絕，做出歡迎的姿勢，不過口裏隨便說了一句：

『恐怕有人來哩』

『不會的。』……

此後餘慶和美玉時常來往，但到第二年便疎遠起來了，彼此都有些生厭了。到第二年初夏餘慶愛上了素娥便和美玉斷絕，而美玉也有了新的相交。餘慶得到素娥以後才覺到美玉的三角形的臉實在太滑稽了，醜得太不成話了。他以為素娥是用珍珠粉塑的，美玉是用糠糟塑的。

5

餘慶和素娥祕密地私會了一年半，在第二年的十二月裏素娥要出嫁了，家裏忙着趕做伊的嫁裝，四隻紅漆的木頭箱，兩個紅漆木櫥，裏

面裝了不少的衣裳，還有好多件綢的，另外還有好幾種銀的鍍金的首飾，其他一切家用的器具等等都齊備，確是很完美體面的嫁裝了。素娥的姊姊素蘭還隱地說過幾句怨言，怪父母給妹妹的嫁裝比給伊的要好些。

餘慶素娥爲了逼近來的嫁期已悲傷了許久了，但他們都束手無策，又不能抗拒，又不能躲避。他曾經提議逃遁。但伊胆小不敢贊同，伊以爲兩手空空沒有一個錢，逃到外面生疎的地方去一定要餓死。他聽了伊的話便也恐慌起來，他沒有出過遠路，不知外面情形怎樣。因此，逃亡的提議早已取消了。

一天積雪很厚的夜裏，他踏了雪來到素娥房裏，伊正伏在桌上暗泣，淚流滿面。他把伊的頭從桌上攀起，一隻手搭在伊肩上，一隻手從伊衣袋裏抽出伊的手帕替伊揩眼淚，又撫摩伊的臉，勸伊不要再哭了，但

伊總是吞聲嗚咽不止。他也覺得非常鬱悶，便和伊挨着沈默地坐着。一直坐到半夜，沒有說過幾句話，各人都感着從此一別再會無期的悲哀。後來他忽然向伊說道：

「我們一起去投水死好不好？」

「好的，我們一定去吧，但是到那里去呢？」伊很贊成他的意見，以為如此一來可以解脫了伊的苦楚，便這樣堅決地興奮地說了。

「到米家橋上去。」

「那麼就動身吧。」

他們馬上從窗口爬出，他扶着伊從桑樹上爬下，樹枝上的積雪紛紛地洒下，落滿他們一身。他們踏着雪向石橋走去，地下積雪有半尺多深，把他們的腳完全埋沒了。兩人慢慢走着，雪被踏得輕微地吱吱地作響。他們一路沒有說過一句話，走到石橋上彼此木然對立着，依然不發

這時雪已停止，但似乎還有幾片很薄很輕的偷偷地飛着。陰鬱的天空低低地壓着。作銀灰色，似乎是滿天蒙着極濃密的高山的霧氣，又像是空中泛滿了煮熟的牛乳。大地白茫茫的一片，千里一色，好像一個枯寂的雪沙漠。只有一條小河裏沒有積雪。雪落下去都被水溶化了，因為兩岸都是灰白色。更顯得這小河的黑暗，宛如一個深長的墓穴。沿岸有許多無葉的光枝的樹排列着，枝上堆着很厚的很重的雪，這些樹都不動彈，似乎已被雪壓得很氣悶了，壓得要睡去了。橋南頭有一個破廟，瓦上積着好幾寸的雪，這廟似乎已經偃了背，差不多要被雪壓倒了。橋北過去米家村裏的人家都早已安寢，沒有一點響動，也沒有一點星燈火。

餘慶與素娥站在橋上，木然對着河水，還是沈默無言。

這嚴寒的半夜，天地間萬物都是死一般靜寂，靜到天之涯，靜到地之角，靜到枝頭，靜到樹根，靜到水底，靜到每一粒的雪。可是這一對男女的心靈是萬分地紛亂，萬分地不寧靜，心潮像海濤一樣澎湃，洶湧，振蕩，幾乎要冲破血管，從每一個毛孔裏噴湧出來。他們兩人對着河水站着，這小河不很寬廣，但橋脚下這一塊地方有一丈多深，這河只是張開漆黑的大口在等着。他們看了十分地恐怖，索索地戰慄着，無論如何不敢跳下去。後面又似乎有很粗的繩索細着他們，要把他們拖回頭，這一拖的力量極大，使他們幾乎站不住，幾乎馬上便回頭走。他們仍舊要試着鼓起勇氣，試着向下跳，但是越試越無勇氣，越試越恐懼了。

後來雪又下起了，又起了北風，他們仍舊木然對着河水，含着十分愁苦，沈默無言。

這樣又過了片時，雪愈下愈大，北風愈吹愈狂了。餘慶急着想解決

的計策。這是極難解決的他又不願他心愛的人被別的男子佔去又捨不得和伊一起投水。後來他靈魂的最深處的陰險的惡魔的男性忽然跳出來了，他想騙伊先跳到河裏去，而他自己安然回家。

『素娥，你先跳下去吧。』

伊沒有作聲，也沒有動。

『你先跳下去？』

這一句便帶着威嚇的命令的口氣了。

『要跳我們一起跳。』

伊這一句極淒厲的無可如何的話，是勉強努力說出來的。

他突然老虎似地向伊撲去，一把抓住伊的臂膊向外一推，要把伊投到河裏。伊立刻拚命地怪叫了一聲，那聲音的尖銳有如閃着一道寒光的鋒利的古劍，簡直劃破了寒夜的長空，這一聲怪叫裏藏着無限的

怨楚，無限的淒慘，又顫抖得非常厲害，差不多使積着雪的鎮定的樹枝都要顫抖起來。

他聽了伊這一聲哀慘的叫，不禁爲之毛骨悚然，心裏一軟，馬上把將要擲下水去的伊提回來。他緊緊地抱着伊，熱烈地吻着伊的臉。他心裏異常悲傷起來，他完全懺悔剛才殘忍的舉動。雖然，他又有些自恕，他以爲他的舉動是不得已的，因爲他非常愛伊，捨不得讓別人奪去，又不能自己佔住伊。站了一忽，他和善地對伊說：

『我們還是回去吧。』

『回去好了。我想起來了，那邊的是做生意的，他一年到頭在外面，不能常常回家，我嫁了以後，你可以常到我那邊去，我們仍舊能夠過着快活的日子。』

伊這樣輕輕地說着，說的時候斷斷續續地又夾雜了許多抽噎聲。

音還微微有些顫抖，還含着有剛才餘剩的哀慘，叫人覺得伊是怪可憐的。剛才他那陰險的惡魔的男性伊沒有覺出來，他要擲伊下水時的有毒的眼光伊也沒有看見，伊那一聲怪叫並不是爲了他的殘忍，乃是爲了伊還放不下戀着的生，還懼怕當前的死。

他們上了歸路，伊很疲乏了，他扶着伊走。這時雪已下得非常大了，一瓣瓣花片似地紛紛亂飛，北風又十分狂放，虎虎地吹着，捲了雪片橫空掃蕩。雪片箭一般射在他們倆身上，他們迎着北風，踏着深雪，很是狼狽。

6

姜慕尙娶了素娥這樣美貌的妻子，非常滿意，自以爲再幸福沒有

了。他十分愛伊，愛伊的嫺靜，愛伊的寡言，愛伊的秀目，愛伊的笑靨，甚至愛伊的指甲，愛伊的呼吸；他爲了伊足不出門，隔壁鄰舍都不去玩，一天到晚陪伊坐在房裏。他許伊到N鎮店裏去的時候，要買些新式的裝飾品給伊，要買些美味的食物糕餅給伊。

有一天他到親戚家去了回來，推開房門，看見伊躺臥在床上朝着裏面，他以爲伊在睡覺，便也爬到床上去，看伊睡着沒有。他去吻伊的臉，覺得伊臉上有冰冷的淚痕，他的手掀着的枕頭也有濕的地方，他驚怪地問道：

『怎麼？你爲什麼哭了？』

『沒有什麼。』

伊這樣遮掩地說了，仍舊朝裏睡着，不把臉朝過來。他於是便猜起來，他問伊是不是他的同住的哥哥嫂嫂欺侮了伊，他問伊是不是姪兒

女淘氣，他問伊是不是他得罪了伊，或者他有什麼對不起伊的地方，他又問伊是不是別了父母很記掛。他是這樣一個細心體貼的丈夫，他是這樣慈母似地愛寵伊，心疼伊，他什麼都問到了，可是伊的回答總不過是『沒有什麼』四字。後來他恍然大悟地想道：

『對了，女子是愛哭的。』

他便這樣通過了，沒有仔細去追根究底，沒有探出他妻子心裏的祕密。伊覺到伊丈夫是非常愛伊，伊便也愛起他來了，雖然愛了伊的丈夫，却仍然沒有忘了伊的餘慶。

結婚後過了一個多月，慕尙要到N鎮去了，那邊店裏已數次來信催促。丈夫出外妻子照例是要哭的，素娥在他動身的那天早晨也照例哭了一頓。但伊外面雖在哭着，伊心裏却在慶幸，在禱祝，在欣喜。

伊丈夫在家的時候，常常撫慰伊，和伊說笑作樂，有時伊還能夠忘

了憂愁，丟了煩惱，很舒服地起居着，現在伊丈夫出外去了，留伊一個人在房裏，伊陡然覺得孤獨淒涼了。伊看看房間裏的器具，廚箱，桌，椅等都似乎在那裏憐憫——又好像在嘲笑伊的孤單可憐。伊坐在椅上的時候就想着餘慶沒有和伊同坐，睡在床上的時候又想着餘慶沒有和伊同睡。伊一個人立也不是，坐也不是。伊覺得房間太冷清，太寂寞，那冰冷的寂寞已溢滿了房間，已幕上伊的心頭了。這時伊才極真實極的確極傷心地哭了起來。

第二天伊便回娘家去，仍舊住伊未出嫁時住的樓上的房間，伊想住在娘家等餘慶來。過了幾天餘慶知道伊已回娘家，便到他從前老去的樓上去。這次相會他們兩人異常地新鮮歡樂，和初戀時一樣。他們彼此都不覺得對方是故舊的情人，都覺得像是換了一個從不認識的新相交一樣，又像是隔了幾萬年隔了一世才重新相逢一樣。

他這一個多月以來萬分苦痛，萬分頹喪，有如守財奴被人劫去了堆積如山的金窖，有如愛裝飾的美婦人被人盜去了金光燦爛的金鋼鑽項鍊，有如貪食的小孩被人搶去了香甜可口的一匣洋糖菓。他這些時精神很萎靡，力氣也沒有，挑担也挑不起多少重，鋤頭拿起也懶得鋤，過新年的時候少年人做種種的遊戲娛樂，前兩年他本是一個頭兒，可是今年他沒有加入，少年們來邀請了他好幾次，他一點興趣也沒有。他以為他已失掉了伊，伊已變了他人的妻子，但今夜的相會却證明了他的疑慮完全是錯誤。他覺得他並未失掉伊，伊並未變成別人的妻子，他覺得伊還是完全屬於他，伊還是一個嬌媚可愛的處女一樣。

伊告訴他說：

『我明天便回去，你明夜到那邊去罷。我家是村口進去第五家，你不要走大路到前門去，你由村口十字路口向北，沿着一排房屋的背後

走。由田塍上走過幾畝田，到有一株大楓樹的地方轉彎向東不多幾步路，是一道籬笆，籬笆裏是一個菜園，你跳過那道低低的籬笆就看得見牆上兩個小窗子，我是住在南邊那個窗子，那窗子北面有一株棗樹。可惜那窗子口太小，不像這裏可以鑽進來。但不要緊，那窗子與棗樹之間有一個門，這門是通菜園的，和我的房門靠近，你只要在我窗子口輕輕喊我一聲，或者拿一根小棒伸進我的窗口擊一下窗邊，我便來開門放你進來。很便當的，誰也不知道。」

伊說了這一大篇，說得懸河一般輕快，似乎是背熟了的，伊前幾天曾經把這條路途研究過考察過好多遍。他聽了高興極了，捧着伊的臉吻了許多下。他們兩人今夜特別快樂興奮。

第二天他照着伊的話找去，很穩妥，沒有一點不便。以後他常常到伊那里去，平均一個月要去十次，除了伊丈夫每年回家的一個月不去。

餘慶的哥哥雖早知道此事，但亦無可如何。慕尙的哥哥雖還同住著，但家產已經分了，而且不敢惹餘慶。這樣強悍的後生，所以只當不見。

慕尙雖不是一等的富翁，但在姜村却算很好的小康之家了。他有幾十畝田的遺產，每年的田租他妻子一人在家吃用不盡，還有很多餘剩。他自己在N鎮替一個布店管事，收入也不十分少。素娥在家裏，用了一個女用人燒飯掃地，把伊服侍得好好的，伊終日除了繡些花以外一點事也沒有。伊在娘家常常要幫忙母親料理家務，或幫忙燒飯煮菜，嫁後在夫家這樣寫意，所以伊越養越嬌越養越白嫩了。

伊因爲太閒了，對於餘慶的相思更加厲害起來，伊希望他夜夜在伊身邊，但他是一個窮措大，要天天和他哥哥一起勤謹耕種工作才能生活，而且路也太遠，所以不能滿足伊的希求。他夜裏來的時候，伊必燉着桂圓棗兒或者蹄子給他吃，有時還有東洋參補他的身體。伊有時還

有錢給他用，不是幾百錢幾角小洋地給，伊真大氣，給起來總是圓滾滾的銀洋三四塊，五六塊，一年內總有二三十元給他用。所以他現在做工回家，便換上從來沒有過的嶄新的衣裳，人家都知道他的衣裳是『倒貼』來的。伊又親自做鞋給他穿，那鞋上還繡着極精工的花哩！

伊丈夫買了簪兒，耳環，手鐲，戒指等首飾以及胭脂花粉等物給伊，又寄了些綢緞洋布給伊。伊裝扮得妖妖嬈嬈地，比未嫁以前美豔了許多了。至於伊丈夫寄給伊的糖食糕餅，是和餘慶分着吃的。

7

餘慶和素娥這樣過了兩年多的幸福日子，一切都很有如意。那時餘慶的拳術的威名已經震動一鄉，他已經成了一鄉的英雄，所以他雄心

勃勃，什麼也不怕了。有一天慕尚來了一封信，告訴妻子說過幾天要回家了。素娥的心本是完全屬於餘慶的，但現在伊丈夫回家又要把伊奪回去，又要把伊分一半去，餘慶很不甘心，他命令伊：

『他回來你不許和他一頭睡！』

『他要打我呢？』伊很爲難的神氣。

『有我，怕什麼！』

伊便答應了照他說的做去。

過了幾天慕尚到家了，他和妻子已別了一年，這回相見心裏很開心。他吃了夜飯和哥哥周旋了一忽，便進房去，見妻子已經先睡了，似乎有點不悅的樣子，他想到：『伊爲什麼不很高興地歡迎我的歸來呢？』但他馬上又轉了一個念頭：『伊恐怕是睡在那裏等我的。』他這樣想了，隨即脫鞋上床，一邊說道：

『素娥，你先睡了麼？』

說着坐上床，正彎腰要親伊的嘴的時候，不料伊却說道：

『請你到那一頭去睡。』

『怎麼病了麼？還是有什麼原故？』他還帶着和氣的口聲。伊不說話，只雙手把他向外推，不讓他睡下來。

『小寶貝，不要這樣使性，讓我睡下來罷。』

他的話仍是很和氣的，而且更柔軟下去，有要求請願的意味了。他說着用力把伊的手揪住，而自己的身體挨着伊倒下去把伊抱住，那曉得伊用力一掙扎跳了起來，走下床坐到椅子上去，把臉撲在桌上。

『哈哈！這小傢伙真淘氣！』

他雖然這樣笑着，他心裏已經很難堪了。他也下了床，走過去扳伊撲在桌上的臉。

『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他的聲調裏含了有些怒意了。他的手正在扳伊的臉，不料伊又拚命地把他一推，推得他倒退了幾步。他是極敦厚溫和和禮貌的人，又極有耐性，他明知妻子的不貞，但他只把苦痛隱藏在心頭，從來沒有開明罵過伊，不過有時在言談裏寓了一種意思，含着教訓伊要貞節的用意，有時至多也只含了一點冷諷的口氣，可是今夜他忍無可忍了，他十二分地憤怒，指着伊罵道：

『你這賤婦！不識羞的賤婦！你犯的罪我那里不知道？因爲我愛了你，捨不得怎麼樣你，所以忍耐到如今。我常用言語規勸你，總希望你能夠改邪歸正，誰知你現在聽了那光棍的話，反不認起我來了！看你這賤婦認得不認得我！』

他說着便一手挾着伊的頸項，一手的拳頭打在伊的背脊上。打了

一拳又怕把伊打傷了，便改了地位在伊屁股上大腿上打了好幾拳，打得伊號啕大哭起來。在打的時候伊已經躺到地下去了，他打好之後，一把揪住，伊的頭髮要把伊拖到房外去，但拖到房門邊便丟下了。他惱恨極了，氣呼呼地坐到椅子上去，一邊口裏還罵了幾聲賤婦。他停了罵坐了一忽，心裏平靜下來的時候，忽然傷心起來，眼淚不住地滾下來了。再坐了好半天，漸漸有些憐憫伊起來了。雖然他依舊恨伊不貞，但却有些後悔剛才的拳頭打得太重了，他以為只要稍微給伊一點痛，小小地懲罰一下便行了，但他忖度剛才的拳頭，他確信那是盡他平生所有的力量打下去的。這麼一忖度，他便當不住地心疼起來。他打算馬上去把伊扶起，但他覺得這樣未免太不威嚴，太無丈夫氣，太懦弱了，所以他仍是坐着不動，要和伊再賭一賭氣。再坐了一歇，他覺得實在過意不去了，便站到伊躺着的地上，彎身下去把伊抱起，嘴裏說着：

『到床上去睡吧。』

聲調裏還帶了些嚴厲的命令的氣概，其實他心裏早已跪下去賠

罪說：

『親愛的！饒恕了我吧。』

伊身上負痛已十分疲弱，由他抱到床上去睡，他也靠着伊並排睡下。他伸手去摸伊腿股，已經腫了幾塊，他把伊的袴褪下來看看，一塊塊都是烏青的，他心疼極了，馬上用手替伊摩擦，他想應當開門出去到店裏去買點酒來替伊擦擦才好，然而他又覺得那樣是太不像男子漢的樣子了，所以他總不肯起身。他一邊摩擦的時候，恨不得用嘴唇去吻伊腫起的地方，可是一方面又想再打伊幾拳。他一邊摩擦的時候，心裏已說過一千句『對不起』，可是同時也罵了一千聲『賤婦』。他這時是又心疼，又恨伊，又愛伊，又憎伊，愛，憎，恨，疼，四種感情已經混混沌沌合而為一，

分辨不清了。總之，他不知還是愛好，還是憎好，還是恨好，還是疼好，他不知如何是好了。

從這件事以後，伊知道了他的厲害的拳頭，便順從他了。伊又懂得他雖打了伊，却仍舊母親似地撫慰伊，所以伊又重新有點愛起他來了。然而伊雖愛丈夫，却依舊戀着餘慶，所以常常是哭哭啼啼的。

這樣過了二十天，一日慕尙到外面去走走，他在路上走着，他過去後路旁便有人說着「烏龜」，「餘慶」，「十三塊」等字眼。他聽了好不自在。好不難堪，似乎有一百條毒蛇在咬他的背脊，似乎有一千枝羽箭射進他的後腦。他這時又憎恨起他的妻子來，這憎恨全然是純粹的憎恨，最聰明的化學家不能從這純粹的憎恨裏化鍊出有一絲愛意戀意混雜在裏頭。他禁受不住這難堪，不敢再在路上走，想要逃遁，恰好看見前面就是承祖公公的家，他就逃難似地走進去。

承祖公公，醉經秀才和另外兩個少年在那裏坐着閒談，正談着慕尙的事，見慕尙進去，大家馬上停止了。慕尙本爲了躲避背後的蛇，與箭而來，不料又碰着當面的蛇與箭。慕尙叫了承祖醉經兩個老輩一聲，就也坐下。承祖公公摸着鬚鬚向慕尙說道：

『現在我不客氣了，我要說老實話了，我活了快六十歲了，這種事我真看不過眼。慕尙，你的女人你也該想想，怎樣處置處置。我活了快六十歲了，我也不來和你客氣了。』

老頭子這麼說了之後，大家都開口了，七嘴八舌地你一言他一語地談論起來。慕尙本來正在恨他的妻子，被大家一說更是恨伊入骨了。因此隱在人類心底裏的殺戮的勇氣便爬出來了，他憤激地說道：

『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捉姦，了結了他們兩人的命！但是我一個人要他不過，總要大家幫忙才好。』

「這才對了，當然要幫忙。」

大家都這樣說。那兩個老年人又說着「這姦夫淫婦非殺不可」這句話，而少年人却不這樣說，只說『餘慶真該死！』大家又稱讚他，說他這樣才是一個大丈夫，才是一個男子漢。

於是大家推醉經秀才想計策，因為他又是讀書人，又看過幾部兵書計策定了，慕尙便回家去騙妻子說第二天要往N鎮，次日早晨他果然動身去了，素娥並未看出他是假的。他走了幾里路便停下，等到夜裏他又偷偷的回姜村躲藏在醉經秀才的家裏。秀才算是軍師，也算總司令，他派兩個少年人出去祕密的邀集同伴，派他們各自預備武器戰械，好像要擒一員了不得的大將似的。他又叫慕尙的哥哥，來報告消息，當餘慶來的時候。一切都佈置得很好，沒有走漏風聲。

四日後的晚飯後慕尙的哥哥來報告了，大家便出發上陣。參與這次盛舉，這次維持風化護衛道德的盛舉的全軍人馬共有十一人，親夫和他哥哥，承祖公公和醉經秀才，還有七個精壯勇敢的後生。有的持着刀，有的持着棍，有的持着槍，有的持着劍，有的持着鋤頭，有的持着鐵尺，而每人都拿着兩包石灰。他們走進慕尙屋裏，個個都豎起脚尖慢走，屏着呼吸沒有一點聲音，好像是啣着枚的軍人一樣。走到房門口，慕尙從門縫裏向裏窺探，看見床上正睡着他們一對。這一看使他更加氣惱填胸，憤怒得不可壓止，馬上便叫大家撞門。

聽見門撞得這樣響，兩人駭得直跳起來。女的駭昏了，忙亂着躲到

牀底下去，裤子也忘了穿。男的馬上跳下床，急忙着找他的刀，正在餘慶拿起刀，素娥爬進牀底的時候，房門已經撞開了。餘慶正揮着他的一鄉無敵的刀法向前迎敵，不隄防房門開處石灰包夾二連三地去了。他眼睜睜地打進來，好幾個中在他的臉上，石灰粉弄瞎了他的眼睛，他眼睛閉了開不開來，但他的刀還亂舞着。這時房門口的鋤頭，鐵尺，鎗，棍衆械齊下，棍打着他的頭，鋤頭，鐵尺，擊中兩臂，鎗插進大腿，只見他「噯呀」一聲，向後一仰，倒在地上。於是衆人一哄而前，但餘慶究竟是一個好漢，雖然臥在地上，他的刀却依然揮舞不絕，不過手臂已經無力，不像先前揮得那樣飛快。這時鋤頭，鐵尺又向他的手臂打去，于是他的刀掉下了。

素娥躲在牀底下戰兢兢地顫抖不止，伊知道這是伊丈夫來捉姦的，但伊並不怨伊的丈夫，伊只悔自家錯了，伊只怪餘慶從前不該來引

誘伊然而悔也來不及了，怪也沒有用了。而且伊的時間全被恐怖佔去，似乎也沒有餘空再悔再怪再怨了。等到聽見餘慶「噯呀」一聲的時候，伊的魂兒也駭得掉到地下去了。

大家一進房把餘慶的刀打掉，便尋覓素娥，隨即從牀底下揪着伊的頭髮把伊拖出來。素娥跪在伊丈夫面前，極哀慘地哭着，懇求他恕伊的罪。他毫不理伊。這時大家把餘慶的手捉住，把他扶起來坐在地上。慕尙好砍他的頭。餘慶心裏似乎很悔，但又似乎並不悔，只恨大家團結起來收拾他，假使一個。他是不怕的，他也恨慕尙，但恨別人似乎並不比恨慕尙輕，甚至還要重些。他也怕那一刀的來臨，他心裏已說過一千句「饒命罷」的懇求的話，但他是一個好漢，總要有點英雄氣概才好，而且討饒也是無益，所以他始終閉口無言，不肯漏出喉頭的「饒命」二字。

大家把餘慶扶好了，慕尙咬緊了牙齒，痛恨地拿起刀來，使勁很迅

速地ㄅㄩ去ㄩ一刀砍了下去。跪在慕尙旁邊討饒的素娥看見白刃一閃，眼前黑了一黑，伊已經昏暈了，但還跪着沒有倒地，這時伊的魂魄已不知飛到什麼天南地北去了，又像是已經碎裂分解四方迸散而化爲烏有了。一忽兒伊清醒過來，看見餘慶的鮮血淋漓的頭顱正滾在伊的膝邊。伊心裏一痛，已經流得停止了的眼淚又滾了出來，撲刺刺地滴在頭顱上面，和鮮血混和起來了。伊恨不得把餘慶的頭捧起，熱烈地吻他一百遍，把他的鮮血舔乾，但伊總不敢伸手去捧，伊怕那刀接着便要落在伊的頸上，伊還要求赦。

這時承社公與秀才對慕尙說好砍素娥的頭了，但慕尙不動亦不作聲。他看見這跪在面前的裸體，這宛轉在他腳下的裸體，如此的潔白，如此的細嫩，他的心軟下來了，他的手也軟弱無力了。兩個老頭子催着說：

『怎麼了快一點！』

但慕尙還是不動不作聲。他想起妻子的嬌媚可愛，溫柔多情，他想起他們夫妻的恩愛，他想起伊從前待他並不壞。

『慕尙，你太卑怯了，你要曉得「捉姦須捉雙」，殺一個是要犯罪的，要殺兩個你才無罪。』

兩個老頭子又這樣催促起來，慕尙依然不動不作聲，簡直和泥人兒一樣。他想到『捉姦須捉雙』這句俗話，怕要犯罪，他打算勉力提起刀來，可是他全身都癱軟了，一點氣力沒有，只覺得刀兒好像有幾百斤重一樣，他的手依然垂着。

『枉爲壯年人！怎麼這一點勇氣也沒有！這是非兩個一起殺不可的。』

兩個老頭子第三次催促了，而慕尙不動不作聲如故，他看見妻子

這樣可憐，哭得如是悲楚，如是哀慘，如是辛酸，這樣懇摯迫切的求救，流着這樣懺悔的淚，他心裏不禁萬分苦痛。假使沒有旁人在房裏。他一定要跪下去，抱着妻子痛哭一場。他眼裏迸出熱淚，他的刀落在地上了。

兩個老人拾起刀來塞在慕尙的手裏，用父親命令兒子的口氣嚴厲地堅決地說了三個字：

『砍下去！』

素娥聽見這一聲厲害的『砍下去』，不覺凜然好像寒冷的白刃已經砍入頸項。伊駭得糊裏糊塗，竟不知伊的頭還在不在自己的肩上。伊每一個細胞每一滴血都戰慄了。伊不敢再聽人們的聲音，那些聲音都像最毒的毒蛇一樣在咬伊的骨頭。伊想討饒是徒然，終歸沒有活的希望了，便停了哭低下頭去讓他砍。伊披散的垂下的漆黑的長髮正拂着餘慶的血斑斑的頭顱。伊雖明知道討饒是徒然，但伊忍着沉默了一霎

兒，又出乎本能地悲啼着討饒了。

慕尙砍了餘慶的頭後，本已把妻子不潔的事忘得乾乾淨淨，這時忽然又想了起來，他便又恨伊了，他想馬上把伊送終。他想着便舉起刀來，但不知怎的，他的刀還未舉得很高又垂下了。

『要就不做，既然做了就不該半途停手。我們不能眼看着你冤枉犯罪，我們既然來幫忙，就不能不逼你做下去。』

兩個老人這麼說着，就一齊伸手來捉住慕尙持刀的手，把刀配準素娥的頸項切下去。

正配準了頸項往下切的時候，素娥馬上閉了眼睛，伊的呼吸血流都已冰凍，停止，伊全身都已麻木僵硬，半秒鐘內成了化石。伊也不凜凜地顫抖了！也沒有恐怖了，——不，不是沒有恐怖，伊已埋葬在恐怖裏，伊已溶解在恐怖裏，伊已與恐怖合而爲一，不知恐怖是伊抑伊是恐怖。

當那刀兒還未切到素娥的頸項的時候，慕尚用盡五官六藏所有的力量很命地向上一抽，把刀擡在地下，很酸楚地喉嚨沙啞地說：

『我不能——』

素娥冰結的呼吸血流解了凍，僵硬的化石的身體復了活，從恐怖的墳墓裏爬起來，從恐怖變回自己的時候，伊驚怪自己的頭顱還和身軀接連着。但伊似乎並不慶幸，因為伊還未完全恢復蘇醒，還有半個是化石，所以伊還沒有精力自來慶幸。

『既這樣，你是用不着我們了，我們去吧。但是我忠告你，明天縣官知道，你是要抵餘慶的命的。』

聽了醉經秀才的話，慕尚又懼怕起來，他說：

『我自己實在殺不下手，請諸位替我弄死伊吧。』

『我們只能幫忙，怎麼可以代親夫殺淫婦呢。』

「那麼，託你們替我設設法吧。」

於是秀才側着頭想了一想，馬上心生一計，他便叫那七個青年把房門下了鋪在地上。這七個青年自從殺了餘慶以後沒有作過聲，兩個老人催慕尚殺素娥催了五六次，七個青年沒有催過一次，而且似乎還有點怪老人多事。他們隱約地希望素娥不要死，他們看見素娥這樣美的身軀，都爲之心折，他們的心的最內層都想做候補者。但這種想頭並不十分明顯，是被什麼東西壓着被什麼東西罩着了，所以他們自己也不覺得。他們一直站着不動，到這時聽見秀才的吩咐，他們便很快地把房門鋪好了。秀才又指揮他們把素娥仰臥在板門上，叫他們把素娥的四肢攤開，緊緊握住不許伊動彈。他們從來沒有握過什麼溫軟的手足，伊的皮膚是和水一樣柔嫩，和白玉一樣光滑。他們蹲在地下儘量地賞鑑伊的身軀，享樂伊的身軀，這身軀真是驚人的美麗，何等的勻稱，何

等的白淨何等的豐腴何等的甜潤何等的細膩！他們情願多握一刻伊的手足，心底裏更希望抱一抱伊的纖腰。

秀才弄了幾個長大的鐵釘一個鐵鎚來，叫慕尙去釘素娥的四肢。慕尙猶豫不決，躊躇不進，無所措手足地不知如何方好。兩個老人把他拖過去，把鐵鎚裝在他手裏，四雙手捉着他的拿鎚的手就鎚起來。

慕尙本不忍再碰伊一下，但事已至此，他又怕抵命，沒有別法，只好隨他們弄去。然而當那鐵釘釘進伊那白嫩柔軟的手心的時候，伊的慘淒的哀求，疼痛的哭喊，他再也不能聽了，伊的手那樣顫動抽搐，鐵釘移動時鮮血那樣滾出，他再也不能看了。他並不在釘伊的手，他實在是釘他自己的心肝五臟，鐵鎚每鎚一下，他的心肝五臟就碎一塊。他閉了眼睛，無論怎樣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使勁一抽，把他的手從兩個老人的手裏抽了出來。他倒在地下哭了，雖然嗚咽地哭，哭得沒有他妻子那

慶，却和妻子一樣悽楚。

「你這無用的人！」

兩個老人這樣罵了。他們本想不再理他，各自走了，但他們有兩個原因：一來呢，既來幫忙總須幫忙到底，二來呢，他們都和他同族，不忍見他去抵餘慶的命。因此，他們就代替慕尙去釘素娥的手脚。一邊釘的時候，夫妻兩人的哭聲混和在一起。

釘好之後，老秀才叫人去弄了兩條平滑的木板和墨筆來。他把近視眼鏡拿下來擦了一擦，又揩了揩眼睛。戴上眼鏡，就提起筆來湊着燈光，在木板上正楷楷地寫了兩句話。

老秀才寫好，把這兩塊牌釘在門板上，又把餘慶的頭顱捧來放在素娥的攤開的兩腿之間，把餘慶的辮繫在素娥的腿上。繫好，他直起腰來，指揮着青年們說：

『抬到河裏去』

青年們抬起走，慕尙跟着大衆一道去。一路上素娥還喊着「痛」，哭着央求伊丈夫赦免，但慕尙毫無聲響，只默默地走着。

不一刻到了河邊，大家把板門平平地放在水面上，用竹竿抵着板門送出去。素娥臥在水面上還哭着哀求伊的丈夫，慕尙始而默然，繼而嗚咽起來了。

大家不動聲色地完畢了這件盛舉，擁着慕尙回去了。

素娥浮到河中央的時候，還想求人救助，哭了一回最後的哭，這樣哀切的無助的哭聲，這樣眷戀人世的哭聲，伊若再哭下去，月亮衆星都要落下來，上帝也要從天堂裏跌到地球上來了。然而伊看看四面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影，伊便絕望地停止哭泣了。

這時已是半夜過後，伊浮在水面被波流馱着走。這雖還是秋夜，但

伊却異樣地冷，伊的背脊全浸在冰冷的水裏，有時還有寒冷的浪花打在伊身上，還有極涼的夜風吹着，而那圓圓的月亮又那麼清寒。

有時板門浮到岸邊的時候，伊想伸手去扯住從岸上掛到水面的柳條，但是伊的手是釘住的。於是，伊胡思亂想起來：伊想到伊一生經歷的往事，但是毫無次序。伊想到在筆架山採茶的那一夜，想到在米家橋跳河的那雪夜，想到餘慶怎樣愛伊，想到伊丈夫怎樣寵伊，……伊悔那夜在米家橋沒有讓餘慶把伊投到水裏去，伊悔今夜不該向伊丈夫討饒，伊希望此刻有人來把伊沉到水底去，伊想索性趕快死了好。但伊又不十分堅決，伊想或者還有一線生機，萬一能夠遇救就更好，伊即使只有一絲快要斷了的氣，伊還希望再活一秒鐘。然而伊又很模糊昏亂，實在分辨不清還是希望活還是希望死。——伊恨餘慶不該調戲伊，但伊馬上又打消了恨意，愛他伊，情願被他調戲。伊恨父母沒有把伊嫁

給餘慶，但伊又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恨。伊恨衆人，伊恨慕尙，但伊又覺得慕尙實在愛伊，伊也沒有什麼不愛慕尙，而且伊覺得自己確是有罪的。伊恨來恨去，結果腦子裏茫茫然空空洞洞起來，又似乎並無所恨了。雖然如此，隱隱約約地總還在無方向無目的地恨着似的。伊這麼恨着，不知不覺地抬起頭來去看前面腿邊的頭顱，模模糊糊地只看見亂蓬蓬的一團頭髮。伊很想這時立刻死去，伊覺得和餘慶同死也甘心願意，然而伊接着又恐懼起來。——總之，伊現在所有的感情都不是純粹簡單的，乃是混亂矛盾的。

板門飄出河口，飄到長江的中心，江水與江風更是透骨地寒冷，照在伊身上的月光簡直成了凍冰冰結着伊的皮肉。伊凍得僵了，又凍得像被火燙焦了。這時伊腦裏什麼思想都已趕跑，只有一個堅固的思想，就是希望有一條棉被蓋到身上來。

伊覺得自己的身體已經凍得縮小下去了，似乎已小得和一粒冰珠一樣了，還在小着，小着，後來小到一點沒有了。於是伊入了睡鄉。伊在桑園裏採桑，忽然望見餘慶遠遠跑來，跑到跟前時伊看見他手背上有許多鮮血 flowing。伊驚駭着問他怎麼了，他說剛才和一個拳教師比武，打敗了，手背上被人削了一刀。伊聽了非常難過，馬上伸手去擁抱餘慶，但不知怎的手兒伸不起來。伊便用力一伸——

『喲！』

於是沉寂冷落的江面上起了這麼一聲無力衰弱的喊痛。

9

第二天早晨，尋鎮有人遠望見江心有一塊木板從上流漂來，板上

隱約有人，那人急忙放船去撈救。近前一看，板門上仰臥着一個還活着的年輕女人，全身裸露，手脚攤開在板門上。兩腿中間擺着一個男人的頭顱，辮子繫在腿上。這頭顱嘴唇以上，有斑斑的血跡，血跡已凝結而為赭赤烏紫色，翻着兩個死白的眼珠，眼鼻之際灰血糝糊；嘴唇以下，頸項刀口一帶因為被水浸潤沖洗，有點像腐魚臭肉的顏色，而且似乎微微膨脹發腫。他那陰鬱的眼睛，堅忍的額際的縐紋，強硬的嘴角看來很有死不低頭的英雄氣度，然而他的眼眶裏却也有苦惱悽悲的淚痕。

那個活着的女人，臥着不動，似乎很安靜，眼睛死死地盯着天空，面容慘淡灰白，帶着死色，嘴唇烏灰，緊緊閉着，並不開口求救。不知伊是神經麻木沒有感覺了呢，還是不想活了。然而若將伊那愁慘的態度，頹敗的姿勢，悲涼的容色，淒清的眉毛，冰冷的眼光，苦楚的嘴唇，——若將這些歸納起來，連綴起來，組織起來，可以拼成三個字。

「救命呀！」

放船來的尋鎮人原是來救命的，但他看見板門上豎了這樣兩條木板。

警戒天下男女

救者男盜女娼

所以並不撈救，獨自划船回去了。

這個活屍與頭顱不知後來到底流到那里去了，大概總已流到東海了，現在是在海面波濤上飄浮簸蕩呢，還是已經沉到海底去了呢？誰也不知道。

至於這件風流案的消息，在姜村魏莊米家村一帶都已傳遍了，議論也很紛紜。議論雖然紛紜，却也有兩個一致的地方：第一個個人都以

爲姦夫淫婦非殺不可，殺頭還不够，誰也不否認的。第二，個個人都可惜沒有機會參與這次維持風化護衛道德的盛舉，親觀姦夫被砍，淫婦被釘，每一提及，便嘆息他們沒有眼福。

考古家，道德家的醉經秀才，自以爲有功世道人心，常自誇他的功勞與計謀，他一邊吸着水菸，一邊很得意地對他私塾裏頂大的幾個經學生說：

「那是我替他們謀畫，否則餘慶的頭沒有這麼容易砍。唉！真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我有一個同年，他是離經叛道之徒，前幾年有一回他對我說：

「你還不相信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這句話麼？現在我有兩個證據：第一，這篇文的開首已說過好幾次「孔子」二字，而接着又點出「姓孔氏」三字，太史公於此實有很深的用意，因爲私生子是沒有姓

氏的，跟男的姓呢？還是跟女的姓呢？他這「姓孔氏」三字是說這個私生子是跟男的姓。否則，我替你做傳說「姜醉經姓姜氏」豈不是大不通麼？第二，孔子不知他父親的坟墓在那里，好像沒有父親似的，他問他母親，他母親也避諱不肯說。假使不是野合而生的私生子，何必避諱呢？」

他這人是好色之徒，要誣枉聖人來做護身符，所以我和他絕交了。你們早已讀過了，背得出麼？這便是史記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那一篇，我那同年還沒有讀懂古人書，不知「野合」這兩字是老年人娶年輕的小老婆的意思。若太史公真是那麼講，那他便是毀謗聖賢。太史公也算一個賢人，賢雖不如聖，總不至毀聖。須知聖人決不可野合而生，野合決不能生聖人。若孔子真是野合而生，人家決不把他當聖人，他的書也早已燒個乾淨；人家仍舊當他聖人，而且讀他的書，可見他決非野合而生。

秀才又很得意那兩塊牌句的著作，接着他便研究起來：

『那兩條木板上的句子是很簡要的。孔子作春秋一字裏寓褒貶，文字總要簡鍊。』

承祖公公對於此事，不像秀才那樣得意，他很不滿意，沒有砍下淫婦的頭，他常引以爲恨。他說：

『廿幾年前也有這樣的事，那親夫一手殺了姦夫淫婦的頭把兩個血淋淋的頭顱掛在扁擔的兩端，天還沒有亮便挑着兩個頭到城裏去報官。那兩個頭殺得何等有勇氣！那里像慕尙這樣見了老婆便軟了心！』

那七個青年沒有議論什麼！他們初起似乎惘惘若有所失，過了幾天便沒有什麼了。

餘慶的叔母那個臉上的粉刮下來可以做一個饅頭的老寡婦，還

有餘慶的族姑那個臉兒好像倒置的金字塔的美玉，伊們倆也異口同聲地說：

『這該死的淫婦！』

至於慕尙呢，他的名譽仍舊很壞，個個人說起都嘲笑他，說他不是大丈夫，不像男子漢，不是個英雄。起初他心裏非常難過，十分思念他的妻子，他悔不該捉姦，似乎情願做烏龜了！然而一方面他又覺得做烏龜究竟沒趣，究竟氣惱，這樣了結倒也省事。過了十來天他的難過已經退去，而且就向姓白的人家說媒續娶了。

——一九二五，一〇，五，寫畢，上海。